

第十八回 四才子兩交婚大快素心真得意 雙夫妻齊面聖特加恩爵大團圓

詞曰：

美已欣逢美，才仍快遇才。一時作合暢人懷，始識天心暗裡巧安排。
歸娶先承寵，還朝復進階。新詩頌聖聖顏開，留得一番佳話道奇哉。

右調《南柯子》

話說甘頤奉詔馳驛而歸，一路所過府縣，送者送，迎者迎，好不風騷。不日到了巴縣，縣中又添出旗仗執事，鼓吹細樂，直將甘頤的官轎，竟送到橫黛村屋裡，交明了扛箱行李，方才發放人夫、衙役去了。

辛發雖是新婿，未曾上門，卻因與甘頤是同年，又是好友，又是本縣父母地方官，又見甘頤是奉詔馳驛來的，便避不得嫌疑，隨即吉服來拜賀。

甘頤接著，彼此相見甚歡。只問些路上的風景，別事不敢深言，就別過了。甘頤也隨即就到縣來奉答拜賀。

巴縣原不甚大，忽出了一個探花，奉旨歸娶，便轟傳以為盛事。早驚動了合縣的鄉宦，或大或小，俱來拜賀。內中有一個王大司馬，要算他的官尊，因問甘頤道：「請問探花公，奉欽命來歸娶，不知所娶者何人？」甘頤道：「辛氏。」王大司馬道：「縣中不聞有甚辛氏。」甘頤道：「不是縣中，就是本縣辛父母令姊。」王大司馬又驚又喜道：「原來就是辛父母令姊，大妙大妙，大奇大奇。前聞得辛父母已聘探花公之令妹，今探花公又奉旨娶辛父母之令姊，可謂甘辛兩姓交婚矣。與古之朱陳何異？誠又當今之佳話也。但不知誰為月老，結此良姻？」甘頤道：「兩婚皆感蒙施文宗與去任的王父母作合。」

王大司馬道：「二公現已離任，到了吉期，三星兩照，百輛交馳，鼓鍾琴瑟，往送來迎，夾雜於道，若無柯斧其間，亦覺於禮有缺。探花公大喜，學生等愧未申一芥之賀，縣父母新臨，治生們又不曾服半臂之勞。既施、王二大月老身列朝堂，不能遠任繫足動勤之事，我學生欲拉一二同志，做一個小月老，在鄉里面上，少盡撮合之情，不識探花公以為何如？」甘頤聽了大喜道：「寒微之婚，怎敢勞及大人。在縣父母或可借光，若晚生未免過分。」王大司馬道：「聖主且加特恩，何況鄉人野老，且才美交婚，一時盛事，得奔走其間，與有榮焉。」甘頤再三稱謝。

王大司馬遂約了張御史、李副使、趙知府同見辛縣尊，休願為媒之事。辛發也樂於從事，遂再三謝了。四媒人遂約定兩邊的吉期，同在一日。

這邊是縣主娶親，各圖各裡，都花燈鼓樂，裝扮了社火故事來助祭。合巴縣的圖裡，算來有百十餘起社火故事，前前後後，一起一起，按接連連，差不多從縣前，直擺到橫黛村。又有各縣縣尊聞知，也都送花燈大炮鼓樂來助娶。又有各鄉官，都送花燈火炮鼓樂來助娶。一時熱鬧，不可勝言。

那邊甘探花娶親，卻在布政司請了一座龍亭來，上供著欽賜歸娶四個大金字，叫二十四個錦衣花帽人抬在前邊。龍亭上焚著御香，點著聖燭。龍亭後便是欽賜的四對金蓮御燈，擺列在喜轎之前，在正街心而行。其餘各府縣並鄉紳親眷人家送的燈火大鼓樂，俱分列兩旁，逐隊前去。一時榮貴，莫不欣羨。

因兩邊路遠，約定了兩邊俱是午時出門親迎。因親迎乃吉禮榮耀，要與人觀瞻，故約定都是騎馬。二人騎在馬上，都是烏紗帽，大紅吉服，年都在二十上下，且生得風流秀美，一個就是潘安，一個就是衛玠。兩邊看的人，無不交口贊揚，嘖嘖稱羨。四個媒人，兩個陪伴探花，兩個陪伴縣主。約定迎到中路，兩邊相遇，但一拱手，俱不下馬。又約定迎到了，俱於馬上守候，亦不下馬。

辛知縣迎到了橫黛村甘衙門首，在馬上坐不多時，早有幾個家人，送上茶來。茶罷，就有幾個家人，捧了錦箋筆硯，送至馬前，求題催妝佳句。辛知縣曉得是淑人深意，不敢多讓，拈起筆來，竟題一首。上寫道：

吉夕催妝

河洲久佩二南詩，鐘鼓今宵想樂之。

莫怪三星期促駕，橋邊烏鵲等多時。

辛發題完，眾家人忙送入與小姐看。甘夢看見題的風雅多姿，暗暗歡喜道：「良人如此，於歸無負矣。」因忙忙拜別母親，收拾上轎不題。

卻說甘探花迎到縣門立馬，二媒人請新人上轎。縣堂後，早也有家人送上茶來。茶罷，也早有家人捧上錦箋筆硯，送至馬前，要求題催妝佳句。甘探花知出自辛小姐之意，便欣然捉筆題詩一首道：

奉旨催妝

蛾眉端的是男兒，不把花枝作柳枝。

今夕不須問何夕，九重天子賜佳期。

甘探花題完，眾家人取去，送與小姐。小姐看見蛾眉男兒之句，暗應當日之言，又贊我，又自譽；花枝柳枝，又暗寓暴公子之事；末又以九重壓倒以前訛舛，真才人之筆，不覺心醉。竟歡然辭母，擁上鸞輿。

這邊迎去，那邊迎來，一路上：花燈夾道，宛雲漢之星回；仙樂頻吹，儼簫韶之遞奏。玉驄對跨，雙雙才子迎婚；金犢交馳，兩兩王姬下嫁。夫榮妻貴，豈人間嫁娶之常；女貌郎才，生占斷婚姻之盛。兩邊迎到，各拜天地，各拜母親，又各對拜。拜罷，又各送入洞房，同飲合巹。甘頤這邊是舊曾識面，細細說願變男兒之應，又細細說移花接木之奇，又細細說至死不變之情，又細細說欽賜歸娶之恩，真是喜之非常。辛發這邊，今日才逢，各各偷覷姿容之美，又各各稱贊詩句之佳，又各各敘說天緣之巧，只覺歡欣不盡，飲罷合巹，同人駕幃。這一夜歡娛，夜短難以名言。正是：

燈停紅燭解羅襪，笑際啼端忽悄呼。

豔結夜情堆錦帳，喜吹春色滿流蘇。

有心消受何妨強，無力支持不倩扶。

慢羨兩心清對照，巫山夢久也模糊。

甘探花與辛知縣交結婚姻，謝親做朝，只管盡興而行。不期起根發腳，一一都被江邦打聽得詳細在肚，因與刁直商量道：「這奉旨歸娶辛氏，已明明白白是辛知縣的姐姐了。既是辛知縣的姐姐，自然是辛光祿的女兒了。辛光祿止有一女，合揚城皆知。今既躲到蜀中來嫁甘探花，則前日在揚州嫁暴公子的又是何人？這事一發要犯班駁了。我與你既訪問明白，他一個翰林，一個知縣，此地料處他不倒，須速速進京，報與暴公子知道，叫他上本，奏辛光祿、甘探花等欺君。他們的事跡已露，我們的證見甚真，不怕按他不倒。按倒了他，則你我之功成矣。」刁直道：「既要進京，就同兄去也不妨，只是所說參、游之職，卻要在兄身上。」江邦道：「這是不消說的，包管你妥貼。」

二人議定，遂急急的起身，星夜趕回京中。江邦先入府去，報知暴公子，辛氏果還是辛光祿的女兒，朦朧歸娶，大屬欺君。

暴公子道：「汝乃吾家門客，縱挺身力證，恐人不信。」江邦道：「門下早慮及此，已帶他一個表兄來為證。」暴公子道：「如今何在？」江邦道：「見在府外。」暴公子道：「既在府外，何不著他進來。」江邦道：「門下因在用人之際，已許此人事成替他選一武職。公子相見，須要厚待，明日有事用他，方肯出力。」暴公子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

江邦遂引了刁直，走入廳後書房中來見暴公子。刁直看見侯家的府堂深邃，先已驚倒，再見了暴公子裝模做樣，一發看做貴人，相見一味足恭。暴公子因先說道：「甘頤如此欺君，我必饒他不過。勞兄遠來，自有重報。江兄所許之事，甚是容易，只要兄肯出力向前耳。」刁直道：「甘探花娶辛知縣姐姐，辛知縣娶甘探花妹妹，名為交婚。盛事通縣皆知，晚生以實證實，非捏虛情，安敢不效犬馬。若蒙造就，此又公子之特恩也。」

暴公子聽了大喜，遂叫他同江邦一處住了。自家卻忙忙入內，追問假夫人綠綺道：「你前日並無姊妹，為何今日辛知縣又有一個姐姐嫁與甘頤？」假小姐聽了不悅道，「你當初娶我，又不是單彩名聲，憑媒人說合，兩不相見，或有挪移差錯；我與你乃當面考較詩文，你貪我愛結為夫婦。今已恩恩愛愛過了兩年，為何又查問起來？就有差池，你當初的眼睛放在何處？平常的心腸用在何人？莫非到了今日，重又嫌妾醜陋，鄙妾無才，又作他想？若嫌醜陋，也配得你過；若鄙無才，再取筆紙來與你同考考何如？」

原來暴公子，一向畏懼假夫人，今見發起怒來，因陪笑說道：「夫人怎說此話，我要擺佈甘頤，故此偶然問及耳。」假夫人道：「我已嫁到暴家來，辛家另有女兒沒有女兒，我都不管，不消又來問我。」

暴公子不敢再言，只得又出來與江邦商量。江邦要顯他探訪之功，遂攛掇暴公子上了一疏。稱說「甘頤等朋比欺君，未聘而詐稱已聘，無辛氏而妄指辛氏。及邀聖恩歸娶之旨，而蜀中實無辛氏，乃謀選辛發為巴縣主，隨帶不知姓名女子，以充辛氏之名，以飾歸娶之詐。若執認辛氏，則辛光祿止有一女，已嫁為臣婦久矣。豈更有一女，又為甘頤所娶？則其朋比為奸，以欺聖明，其罪顯然矣。伏乞究治。」

本到了閣中，又央了許多重臣來關說。眾閣臣因前番用情，被皇上審出，討了罰俸，一場沒趣。今故不敢復為過擬，只稟道：「婚娶，人倫大禮，自有媒妁姓氏本末，著本內被奏人犯，各奏真情，候旨定奪。」命下了。

此時，知縣王蔭行取到京。因他為官清正有名，已考選了監察御史，聞知其事，因出疏奏辯道：「臣待罪巴縣時，甘頤尚為諸生。臣愛其青年才美，又見其妹公堂題詠，才美不愧其兄，誠空谷幽蘭。臣探憐惜之。又見臣座師辛至剛，有男辛發，有女辛古釵，俱才美過人。每欣羨兩姓四才，實天生美對。因斧柯其間，贊甘頤以聘辛發之姊辛古釵，復勸辛發以納甘頤之妹甘夢，遂使才不虛生，美成實配。今又蒙聖恩賜甘頤御燈歸娶，選辛發至蜀完姻，一時兩姓交婚，二南再見。誠聖世之休風，明時之美化。臣自謂於人倫有光，名教無忝。不知暴文何所據而知其未聘？又何所聞而知其妄稱辛氏？此不過因前惡未肆，復冀施後毒耳。若雲暴文已娶辛氏，暴文之娶自有暴文之媒，況已經久娶相安。甘頤後娶，各自有人，並無挪移爭奪之事。暴文何得掛之彈章，殊屬無謂，揆其設心，蓋倚父擁兵權，駕禍害人耳。臣本不當與辯，因作甘辛二氏之伐，暴文妄稱朋比，故陳聯姻之始末，以祈御覽。」

過了兩日，辛光祿也上一本，辯明心跡。內稱：「臣有一子一女：子名發，已叨中甲榜，蒙恩選授重慶府巴縣知縣；女名古釵，復蒙恩賜探花甘頤歸娶。男婚女嫁，人道之常。況有顯媒，又奉明詔，有何朋比，有何為奸，有何欺君，不思甚矣。至稱曾娶臣女——此女乃臣繼女，非臣親女也——名喚綠綺。時此女開社揚州，才美之名，一時甚著。暴文聞而動心，聳父暴雷，以勢逼求，臣尚未許。不意暴文與綠綺對考詩文，彼此悅慕。遂托揚州知府為媒，娶之而去。此實才美奇緣，男女大欲，非臣以假女充為親女而炫售也，非臣一女而許兩婚也。本末俱在，何奸之有，何欺之有，伏乞聖鑒。」

暴文見了二本，因又上一本道：「甘頤先實未聘，所聘皆後來之詐；歸無辛氏，故借外來之辛氏以遮瞞。非臣臆度，現在彼表兄刁直可以證明。至於臣娶辛氏時，但聞有一，不聞有二；只言其親，誰知其假。奸狡詭譎，不可勝言，統祈究治。」

閣臣主張不定，只得黏連三疏，呈至御前，求天子宸斷。天子見王蔭盛稱四人青年才美，因批旨著該部行文，欽詔甘頤、辛發夫婦還朝，面恩定奪。命下了，該部行文去詔不題。

卻說刁直，在暴文府中，承暴文優待，穿了闊服，戴了美冠，原自帶了一個小廝來，暴文又叫了兩個伴當跟隨，便出入騎馬，打著一柄銀頂大傘，就像貴人一般。見了官府來，竟不下馬迴避。官府見了他這般模樣，認做有來歷之人，便也不問。不期這日晦氣，正在棋盤街東行過，若是戴著眼罩，倒也混過去了，因要看些婦人，將眼罩揭起，恰恰遇著御史王蔭馬來。前面夾安籠喝道的，將荊條要喝刁直下馬，刁直因充大頭鬼慣了，便回轉頭來亂罵。不料剛回過頭來，早被王蔭看個明白，認得是刁直，正惱他替暴文做硬證見，忽看見了，忙吩咐左右拿下。刁直只認做是為撞道，還爭說道：「我們侯伯人家，從來不迴避。」王蔭道：「你是我舊治下的惡民刁直，甚麼侯伯人家？」刁直見叫出他的名姓來，著了一驚，急抬頭細看，認得是王知縣，方慌了手腳，跪在地下叩頭道：「小人該死，求老爺饒恕。」王蔭道：「你撞道可以饒得，你來做硬見人，與我做對頭，卻饒你不得。」刁直道：「小人非敢妄為證見，這甘探花聘定辛氏，小人實實不知。」王蔭笑道：「我一個縣父母為媒，與甘探花、辛光祿兩家顯宦結親，哪有功夫來報你知道。你這市井的惡奴，你只道金釵賴婚的罪饒了你，今日又來領死麼？」因吩咐當街心打了十板，發中城寄監。

這邊跟刁直的家人伴當，忙跑回去報知暴文。暴文急急趕走，已打過發到監裡去了。暴文又趕到中城去討人，兵馬回道：「親臨察院上司，發監人犯怎敢輕放？公子分上，只好吩咐監中，好好看待。」暴文沒法，只得央他相好的御史，來與王蔭說道：「這刁直乃本中人犯，縱有罪須候聖旨發落，寅翁恐處他不便。」王蔭道：「暴兄本中之事，自聽皇上處分，小弟怎敢自專。小弟拿他，實為巴縣的舊事，放是決放不得。若是聖上御審時，還他一個刁直就是了。」

御史不便再言，因回復了暴文。暴文還打帳到內裡太監處去弄手腳，不期報到，報威武侯失了機，「陷失」了府三縣，擯計數十人

馬，猶自被圍未解，飛檄求救。暴文見了報，嚇得渾身亂抖，魂都沒了，恐朝廷震怒，罪及家屬。府中的吏役，一時盡散，府中出鬼。

又過不得兩日，撫按的參本到了，盡道：「暴雷一味驕矜，百般狂橫，惟貪淫酒色，不察軍機，以致坐失一府三縣，損兵數乾，圍城猶不能解，罪不勝誅。伏乞皇上速調精兵良將，星夜求援，庶未陷者不再陷，已陷者可漸復矣。」暴文見了，愈加慌張，每日躲在家裡，猶恐禍到，哪裡還管別人的閒事？

閣中見暴雷如此光景，又見辛光祿端方清正，大著雅望，王御史敢言不畏，赫有聲名，便不等甘頤、辛發詔到，竟先票旨道：「甘頤、辛發交婚始末，御史王蔭已細奏其詳，並無欺弊。暴文之娶，又係面擇，何得妄稱其假，欲以亂真？本當重究，姑念助胤，罰米一百石賑飢，少示薄懲。本中助惡人犯，著王蔭究治釋放。」命下了，辛光祿方才放下了心，收拾一所大廳屋，以待兒子、媳婦來住。又尋下了一所大廳屋，以待女婿與女兒來住。

甘頤與辛發，因有部文，奉旨欽詔還朝，故不敢耽遲，星夜奉母而來。過不得數日，兩家俱一同到京，各入新宅住下，惟辛光祿夫人，徑到辛光祿衙裡來。

到次早，各報名朝見過，然後辛發兒子，率領著媳婦甘氏，來拜見公公；甘頤女婿，同著女兒來拜見岳父。朝中事體，早已報知，各各歡喜不盡。辛光祿一面宴席慶賀交婚之喜，連親母田氏都接來，六親會面大團圓，快飲了一日。到次日，因商量詔書有夫婦還朝面恩定奪之旨，甘頤遂率領了辛古釵，辛發遂率領了甘夢，兩對夫婦一同入朝面聖。因聖駕未出，遂一同俯伏在午門外候旨。早有小黃門傳入，天子聞知，因特御便殿召入。

甘頤、辛發夫婦四人，同拜舞丹陛。拜舞畢，同呼萬歲，感謝聖恩。天子因展龍目一看，見兩對夫妻俱青年秀美，因問道：「御史王蔭，盛稱你四人才美出群，恐配偶差錯，故特為汝多方作伐，朕尚未深信。今見汝夫妻秀美，果非謬奏。但不知汝四人，果有真才，敢於面試麼？」甘頤、辛發因同奏道：「臣等草木陋姿，兒女下學，焉敢咫尺天顏，稱才稱美。然蒙聖恩，天高地厚，有若家人父子，靄然賜問，真不世之遭逢也。敢不獻鼯鼠之丑，塗筆墨之鴉，以博龍顏之一哂。」天子大悅，因命小黃門各賜紙筆，又命閣臣擬題限韻。

閣臣因奏，題是頌聖，韻限本姓，天子允從。甘頤、辛發與辛古釵、甘夢領了聖旨，就在金階之上，各逞奇思。階下日影，並未曾移，而四人之詩早已賦就，一齊獻上。內侍接了，就命閣臣宣讀。閣臣宣讀道：

編修臣甘頤頌聖

正冕垂裳但面南，神功聖烈已登三。

太平莫道無徵應，日瑞雲祥露也甘。

編修臣甘頤妻臣妾辛古釵頌聖

地平天正萬方親，皦皦熙熙總是春。

黎臣歡欣但歌舞，詎知天子獨艱辛。

知縣臣辛發頌聖

遠宗少昊與高辛，聖頌唐虞猶未親。

不信請看六英樂，民心已奏十乾春。

知縣臣辛髮妻臣妾甘夢頌聖

巍巍地兩與天參，萬國來王心盡甘，

深愧蘋蘩無寸補，願弘聖化到周南。

閣臣宣讀完，天子聽了，龍顏大悅道：「二夫二婦，果才美絕倫。施沛、王蔭為媒配合，實於人倫增榮，風化有補，俱當重用。甘頤、辛發，面恩稱旨，俱進一階，甘頤著進修撰。」忽見辛發是知縣，因問閣臣道：「辛發也是會魁，為何殿至三甲，止選知縣？」閣臣奏道：「辛發殿試，原擬二甲第一，後因政事倥傯，誤填三甲第一，故選了知縣。」天子道：「如今還宜改正。」閣臣道：「改正二甲，當選入翰林。但已經作吏，似乎不便。今吏部缺主事，乞聖恩照欽取例，賜入吏部，則聖恩與政事，兩不相礙矣。」天子以為然，因欽賜吏部主事。又命賜辛古釵、甘夢金花彩緞，然後命出。

四人謝了聖恩退出，各自歸衙。早有人聞知探花進階，知縣升了吏部，好不榮耀，又鬧了數日才定。

原來黎青從前許多同算計好處，甘頤在蜀時已細細與辛夫人說明。見夫人歡喜，因又將千金贖身之事，也細細說了一遍。辛夫人道：「富貴不忘舊盟，美事也。況此女舉止可人，妾原憐之愛之。到揚州時，可速接來。」

甘頤得了辛夫人之命，便差王芸到黎家去問，早已不知去向。王芸回復了甘頤，甘頤甚覺不暢。既到了京師，愈覺難尋消息。忽一日，正與小姐對坐，忽辛老爺那邊一乘小轎，送了一個女子，雅淡梳妝，青衣服飾，說是舊人，竟入內來。甘頤與辛夫人一看，恰正是黎青，不勝之喜。

黎青早立在面前要拜道：「請老爺夫人台坐，容賤妾黎青拜謝超拔再造之恩。」說罷就跪了下去。甘頤與辛夫人忙用手攙起道：「瑤草舊人，怎如此稱呼？如此行禮，甚非相知矣，快換了衣服。」原來黎青的色衣，原自帶來，見辛夫人再三命換，方才換了。又推讓了半晌，方拜了四拜，受兩禮還兩禮。拜畢，就邀入房中去坐，彼此敘說前情，各各歡喜。甘頤因商量名分，黎青道：「妾原有願服侍夫人，今就青衣，正其分也。」甘頤道：「我原約留小星一座，今只得見屈了。」辛夫人道：「均不可也，瑤草有志從良，既具紅拂之眼，又多借箸之謀，若屈之小星，猶不從良也。妾原以記室相期，今須另設一座，稱之曰記室夫人，待以內幕賓之禮，方彼此不相負而高卑得其宜也。」甘頤聽了大喜道：「夫人之論，情理兼盡，妙不容言。」黎青還苦苦辭謝，辛夫人決不肯許，因收拾一間房，與黎青住下。吩咐家中大小，俱稱她為記室夫人。正是：

當初只道為他人，費盡心機勞盡神。

不道花開連葉好，成人原是自成身。

自此之後，甘頤享夫妻之樂以奉母，辛發奉父母以樂妻孥，俱才對才，美對美，快樂終身。後來甘頤官至侍郎，辛夫人生一子一女。辛發官至僉都，生二子無女。二人三子，俱入仕路。辛光祿轉了正卿，就告歸林下。甘辛兩家，往來之好，不啻舊陳，真一時美好千秋佳話也。

暴文虧暴雷沒於王事，故得平安，與綠綺終身，然再不敢多事。刁直因王蔭惱他好惡，又重責三十，監候不放。還是甘頤看母親分上說情，方放了回去。可見人須安分，才美必與才美為緣，他休指望。後人有詩，單道這四才子兩交婚之妙。

才開堂奧色留門，情結為卿柔又溫。

嫵媚日生添豔態，風流不散蕩癡魂。

說來字字芳香氣，看去層層美玉痕。

姊妹弟兄雙撮合，至今傳作兩交婚。

[返回 >> 兩交婚小傳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本書完](#) [本書來源：開放文學網站](#)